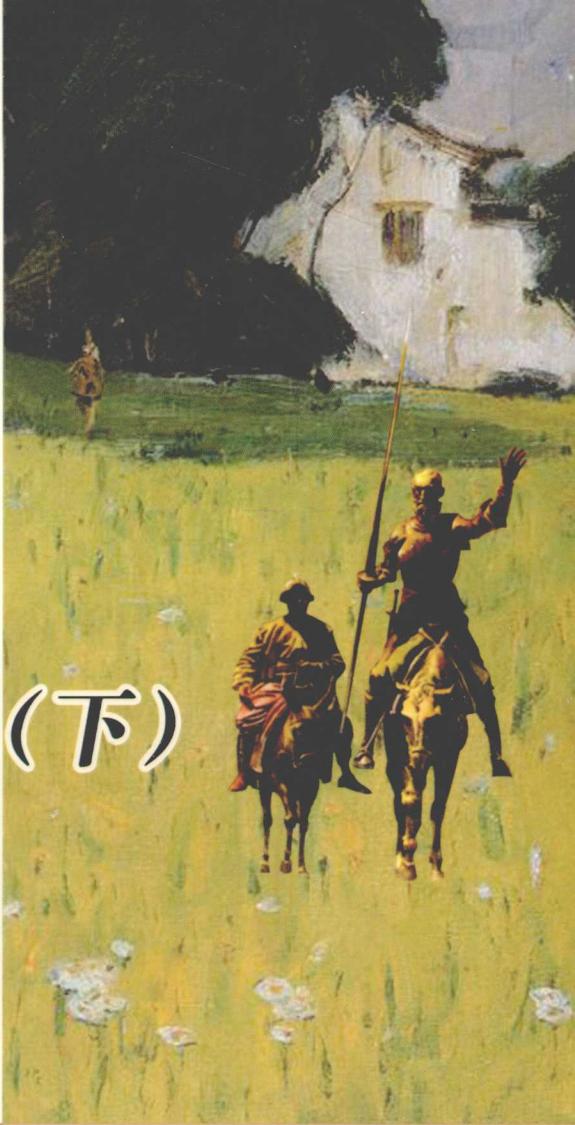




阅读快车™
HAPPY READ
YUEDUKUAICHE
KEBIAOZHIDINGSHUMU

堂吉诃德(下)

[西] 塞万提斯 著
宋学清 编著



堂吉诃德(下)
Tangjihede (xia)

导 读 名师导读，引领你步入名著的殿堂，倾听大师的声音
旁批旁注 名师评阅，精心批注，引导你阅读之外的认知
赏 析 名师赏评，用心体会，与你共同领会书中要义
相关评介 名人评价，历代积淀，共同认知不同时代名人对名著的理解

互动平台 名师设计，紧跟教学，阅读之外扩展思考，题型新颖

教之星™ 阅读快车

阅读快车™ · 课标指定书目
HAPPY READ

堂吉诃德(下)

[西] 塞万提斯 著
宋学清 编著



www.happyread.com.cn

出版说明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而文学名著蕴涵着伟大人物的智慧和先哲的人生经验，对于它的跨时代的思想性，后辈人读出的往往是新意和个性。一代代的人不断的从名著中汲取着自己需要的心灵养料。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成长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名著来吸收前人思想精华，从而增强学生在思想、道德和心智上的文化积淀，引导和丰富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非凡。

“阅读快车”系列正是秉承“丰富青少年心灵，增进青少年文化积累”的理念，这一理念将在本书栏目中具体体现：

●导 读 名师导读，引领你步入名著的殿堂，倾听大师的声音。

●旁批旁注 名师评阅，精心批注，引导你阅读之外的认知。

●赏 析 名师赏评，用心体会，与你共同领会书中要义。

●相关评介 名人评价，历代积淀，共同认知不同时代名人对名著的理解。

●互动平台 名师设计，紧跟教学，阅读之外扩展思考，题型新颖。

希望阅读本书，给你“阅读越快乐”的享受！带给你无穷的帮助。

丛书编委会

顾问 李炳海

策划 赵向民 文 涛

主编 高长山 高玉秋 徐 强 刘玉涛

副主编 李贺武 谷学峰 王显才 冯 雅

编 委 时雪峰 郑艳丽 刘东篱 尹俊杰

商 展 顾佳音 张 瑛 蔡焱明

吴跃平 张 炜 蔡明慧 孔令博

姜 巍 林 明 王艳喆 秦志爽

李 慧 刘筵莉 李 宁 刘建华

周海燕 朴松花 关 华 赵禹冰

刘亚丹 吕 扬 靳 跃 胡 睿

田玉彬 赵新雅 邵 穗 秦红芳

宋学清 王绍辉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六章	(393)
第五十七章	(397)
第五十八章[精读]	(403)
第五十九章	(408)
第六十章	(413)
第六十一章	(418)
第六十二章	(422)
第六十三章	(428)
第六十四章	(432)
第六十五章[精读]	(439)
第六十六章	(445)
第六十七章	(453)
第六十八章	(455)
第六十九章	(461)

第七十章	(468)
第七十一章	(475)
第七十二章	(480)
第七十三章[精读]	(489)
第七十四章	(494)
第七十五章	(500)
第七十六章	(507)
第七十七章	(512)
第七十八章[精读]	(520)
第七十九章	(527)
第八十章	(532)
第八十一章	(535)
第八十二章	(540)
第八十三章[精读]	(545)
第八十四章	(553)
第八十五章	(563)
第八十六章	(568)
第八十七章[精读]	(575)
第八十八章	(582)

第八十九章	(587)
第九十章	(589)
第九十一章	(593)
第九十二章	(596)
第九十三章	(600)
第九十四章	(607)
第九十五章	(611)
第九十六章	(615)
第九十七章	(623)
第九十八章[精读]	(629)
第九十九章	(634)
第一〇〇章	(641)
第一〇一章	(647)
第一〇二章	(655)
第一〇三章	(662)
第一〇四章	(668)
第一〇五章	(673)
第一〇六章	(677)
第一〇七章[精读]	(684)

第一〇八章	(690)
第一〇九章	(694)
第一一〇章	(698)
第一一一章	(705)
第一一二章	(711)
第一一二三章	(719)
第一一二四章	(721)
第一一二五章	(729)
第一一二六章[精读]	(737)
第一一二七章	(741)
第一一二八章	(745)
第一一二九章	(749)
第一一二〇章	(752)
第一一二一章	(756)
第一一二二章	(761)
第一一二三章	(767)
第一一二四章	(771)
第一一二五章	(775)
第一一二六章[精读]	(779)

第五十六章

桑丘·潘沙答学士问，以及其他须说明补充的事。

桑丘回到堂吉诃德家，接着讲下去。他说：

“参孙先生不是要打听我那驴儿是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儿偷的吗？请听我讲吧。我主人招了那伙囚犯的祸，又碰上了送往赛果比亚的尸体，我们要逃避神圣友爱团，连夜跑进黑山，躲在一个树林里。我们打了几次架浑身酸痛，力气也使尽了；我主人靠着长枪，我骑在灰驴背上，两人都仿佛躺在四层羽毛褥子上似的酣呼大睡。我更是睡得死；不知谁这时跑来，用四根棍子四边支住我的驮鞍，把我的灰毛儿从我两腿中间牵走了；我骑在鞍上，竟没有知觉。”

“这事好办，也不新奇。萨克利邦泰围攻阿尔布拉卡的时候，也遭了同样的事。布鲁内洛那有名的贼就是用这办法从萨克利邦泰两腿之间牵走了他的马。”

桑丘接着说：“天一亮，我刚伸个懒腰，那些棍子就倒了，把我摔了一大跤。我的灰驴哪儿去了呢？找不着了。我眼泪直流，哭了一场。给我们写传的人要是没把我的痛哭写进去，就漏掉了一个好节目。过了不知几天，我跟着米戈米公娜公主一路走的时候，忽见一人骑着我那头灰驴迎面跑来。那人打扮得像吉卜赛人；原来就是我主人和我解救的囚犯——那大骗子、大坏蛋希内斯·台·巴萨蒙泰。”

参孙说：“这没有问题。毛病是灰驴还没出现，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的灰驴。”

桑丘道：“这个我可没法说了。不是作者的错，就是排印工人的粗心吧？”

参孙说：“分明是这么回事。可是，那一百艾斯古多又是怎么个下落呢？花了吗？”

桑丘答道：

“都花在我自己、我老婆和我孩子身上了。所以我老婆才捺定心让我跟着堂吉诃德先生满处跑呀。假如出门那么久，一个儿子也没带回来，把驴儿也丢了，那还行吗？谁还有什么要问的，我在这儿等着呢；我当着国王的面也有话说。我的钱带回家没有，花了没花，谁也管不着。假如我出门挨的棍子拿钱来抵，就算四文一棍，那么，再给我添上一百艾斯古多也抵不了我挨打的半数。各人自己摸

摸良心吧，别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人再好也不过像上帝造的那样，往往还坏得多呢’。”

加尔拉斯果说：“我得记着告诉那位作者，如果他的书再版，一定得添上桑丘老兄的这段话，就更出色了。”

堂吉诃德问道：“学士先生，传记里还有别处需要修改的吗？”

学士答道：“总有吧，可是不至于像刚才指出的那些非改不可。”

堂吉诃德道：“是不是作者预告还出第二部呢？”

参孙答道：“是的。不过据说那第二部还没找着，不知在谁手里，是否会找出来。而且有人说：‘不论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又有人说：‘堂吉诃德的故事有那么多就够了。’所以那第二部还不定出不出呢。不过也有人不那么严格，却爱逗乐儿。他们说：‘再来些堂吉诃德故事吧！只要写堂吉诃德冲杀，写桑丘·潘沙多嘴，随他怎么写，我们都喜欢。’”

“作者怎样打算呢？”

参孙说：“他正在钻头觅缝找那部稿子，打算找到就付印。他只要有利可图，不在乎什么虚名。”

桑丘说：“作者要的是钱吗？他写得好才怪呢！他就得像复活节前夕的裁缝那样手忙脚乱地赶，能指望赶出好针线来吗？那位摩尔先生不管是什家伙，干活儿可得仔细呀。我和我主人的冒险和各式各样的遭遇够他写的；别说第二部，一百部都行。那位先生准以为我们俩在草堆上睡熟了。他如果给我们脚上钉马蹄铁，就会知道我们到底是哪只脚瘸了。反正我说呀，我主人要是听了我的话，我们这会儿早按照好游侠骑士的老规矩，在外面为人锄强暴、伸冤屈了。”

桑丘话还没完，只听得驽骍难得连声嘶叫。堂吉诃德觉得这是大吉之兆，决计在三四天内再出门一趟。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学士，还请教这次出门先到哪里。学士主张到阿拉贡王国的萨拉果萨城。过几天那里庆祝圣霍尔黑节，要举办几场极隆重的武术竞赛；堂吉诃德在比武场上可以压倒全阿拉贡的骑士——也就是压倒全世界的骑士，从此名震天下。学士还称赞他出行的主意打得好，不愧大丈夫；不过劝他冲锋冒险的时候小心点儿，因为他活着不是为自己，多少人靠他救苦救难呢。

桑丘插嘴道：“参孙先生，我就是嫌他不顾性命，见了一百个披挂的武士，就像馋嘴孩子见了六个熟甜瓜似的直抢上去。哎呀！学士先生！有时候该往前冲，也有时候该往后退呀，不能老是‘西班牙人向前冲啊！圣悌亚果保佑我们！’

而且我好像记得我主人自己说过：太胆小是懦弱，太胆大是鲁莽，勇敢是恰好适中。照这个道理呢，我不要他无缘无故逃跑，也不要他该退不退，拼命往前冲。可是，别的不说吧，我主人如果要我跟他，我有句话得预先讲明白：打仗的事全归他来，我只照管他吃喝洗换的事；我一定尽力，可是别指望我拔剑砍人，即使是行凶的坏蛋我也管不了。我呀，参孙先生，不想靠勇敢出名，只求人家知道我是游侠骑士手下最忠心的好侍从。据我主人堂吉诃德先生说，外边海岛多的是；假如他酬报我勤谨卖力，赏我个海岛，我就接受他这份重赏。如果他不赏我，我为人在世谁也不靠，只靠上帝。况且我做不做总督，一样的吃饭，也许不做总督，吃饭更香呢。保不定魔鬼在总督的座旁放了一块绊脚石，叫我绊个跟头，把大牙都磕掉。我生来是桑丘，我打算到死还是个桑丘。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费力气，不冒风险，老天爷白给我一个海岛或这类的东西，我不会推辞，我没那么傻。老话不也说吗：‘如果给你一头小母牛，快拿了拴牛的绳子赶去。’还说：‘如果好运来了，把它留在家里。’”

加拉斯果说：“桑丘老哥，你这番话说得就像个大学教授。不过你还是要相信上帝和堂吉诃德先生；他准会给你一个王国呢，何止一个海岛呀。”

桑丘答道：“多一点少一点都一样。不过，加拉斯果先生，我可以告诉您，我主人如果把王国给我，他没把王国扔在漏了底的口袋里。我也估量过自己，知道自己确有本领管理王国和海岛。这话我跟我主人已经讲过几遍了。”

参孙说：“小心啊，桑丘，当了官就改了样；说不定你一做总督，就连生身妈妈都不认了。”

桑丘说：“只有出身下贱的才会忘本。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基督徒，绝不是忘本的家伙。只要瞧瞧我的为人，我会对谁没良心吗？”

堂吉诃德说：“求上帝保佑吧。你几时做总督，全由他安排；我觉得就在眼前了。”

他接着告诉学士，他想去辞别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如果学士会做诗，烦他代笔写几句辞行诗。他要学士务必把那位小姐芳名的字母，挨次用作每行诗的第一个字母；全诗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就拼成“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这名字。学士说自己虽然不是当世公推的西班牙三个半著名诗人之一，这种体裁的诗也还会做。不过有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名字有十七个字母，假如做四首“四行诗”，就多一个字母，假如做“五行诗”，那么，二首“十行”或“复句体”就欠三个字母。话虽如此，他一定想办法省掉一个字母，把杜尔西内娅·台尔·托

波索的名字放在四首“四行诗”里。

堂吉诃德说：“就得这样，因为女人一定要看见自己的名字明明白白标在诗里，才相信那首诗是为她做的。”

他们把这事谈妥，又把动身的日期定在八天以后。堂吉诃德叮嘱学士严守秘密，尤其得把神父、尼古拉斯师傅、他的外甥女和管家妈蒙在鼓里，免得他们阻挠他的雄心壮举。加尔拉斯果一口答应，就起身告辞，临别嘱咐堂吉诃德，不论事情顺利不顺利，有机会务必一一告诉他。他们彼此分手，桑丘自去置备出门必需的东西。

互 动 平 台

试分析堂吉诃德再次出游的必然性和根源，以及参孙在其中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十七章

桑丘·潘沙和他老婆泰瑞萨·潘沙的一席妙论,以及其他值得记载的趣谈。

导 读

在学士加尔拉斯果的鼓动下,堂吉诃德和桑丘雄心大增,决计再次出行,去建立更大的功勋,开创骑士道的天下。真不知这位学士也误入痴迷还是想多收集一些材料以增加作品内容,总之这次出行的促成又给了我们阅读的文本。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下,也许众多的读者和主人公一样对今后故事的发展一无所知,不过仆从桑丘却对未来充满信心,看看他与妻子的对话便知道了。

作者准备高谈阔论了，所以事先先作了一下声明，让你做好心理准备。

桑丘出游的“实际”目的突出了堂吉诃德的“虚幻”，这是一种对照。

“实际”的桑丘真的变疯了，还是在和妻子摆迷魂阵？

这部传记的译者译到这里，怀疑这一章是假造的，因为在这一章里，桑丘·潘沙的谈吐不像他往常的口气；他头脑简单，决不会发那么精辟的议论。不过译者尽责，还是照译如下：

桑丘回家兴高采烈，他老婆老远看见他满面喜色，就说：

“桑丘大哥，你怎么了？乐得这个样儿？”

他答道：“老伴儿啊，我但愿老天爷别让我这样快活呢。”

她说：“老伴儿，我不懂你的话呀。你说但愿老天爷别让你这样快活，这话怎么讲呢？我是个傻瓜罢了，我不懂怎么一个人会但愿自己不快活。”

桑丘答道：“你听我说，泰瑞萨。我主人堂吉诃德又要第三次出去探奇冒险了，我已经打定主意跟他出门，所以很高兴。咱们家里穷，我没别的办法。咱们花了一百个艾斯古多，说不定又能找一百个回来；我有这指望，也很高兴。可是我得离开你和孩子们，心上又怪难受的。上帝要怎么，就怎么；他如果肯让我待在家里吃现成饭，不用我在野地里和大路上奔波，我的快乐就是十足的了。我现在算是快活，却夹带着和你分别的痛苦啊。所以我说得好：但愿老天爷别让我这样快活。”

泰瑞萨说：“你瞧瞧，桑丘，你做了游侠骑士一伙的人，说话尽拐弯抹角的，谁都听不懂了。”

桑丘说：“老伴儿啊，上帝什么都懂；他懂我的话就行，不用多说了。我告诉你，大姐，这三天你留心照看着灰毛儿，叫它随时都能出动。你喂个双份儿，把驮鞍等配备检查一下。我们不是出去吃喜酒，是漫游世界，和巨人、毒龙、妖魔打交道，要去听他们呼啸咆哮的。不过我们如果不碰到杨维斯人和魔道支使的摩尔人，那些东西也不难对付。”

泰瑞萨说：“老伴儿，我也知道游侠侍从这口饭不好吃，我直祷告上帝让你快快脱离这步坏运呢。”

桑丘答道：“我告诉你吧，老伴儿啊，我要不是想到不久能做海岛总督，我这会儿就倒下来死了。”

泰瑞萨说：“可别这么说，我的老伴儿。‘老母鸡害了瘟病，也但愿它活着’。随魔鬼把世界上一切总督的官儿都抢去，你还是过

你的日子。你不做总督，也从娘肚子里出来了；不做总督，也活到了今天；将来上帝要你进坟墓，你不做总督也进坟墓，人家会抬你去。世界上不做总督的多着呢，谁就活不下去了？谁就算不得人了？世界上最开胃的东西是饥饿；这是穷人短不了的，所以穷人吃饭最香。可是我告诉你，桑丘，假如你哪天做了什么总督，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老婆儿女。记着，小桑丘已经十五周岁，假如他那位当修道院长的舅舅要他当教士，就该送他进学校了。你知道，如果给你女儿玛丽·桑却成家，她不会叫苦的。我想她准像你盼做总督一样的盼做新娘呢。反正‘女儿嫁个丈夫不如意，总比如意的姘头好’。”

桑丘道：“老实说吧，老伴儿，如果上帝让我做个什么总督，我一定把玛丽·桑却嫁给大贵人。谁不能给她贵妇人的头衔，休想娶她。”

泰瑞萨说：“不行，桑丘，最好是嫁个门当户对的。你叫她脱了木屐穿高跟鞋，脱了灰色粗呢裙换上钟形裙子和绸衬裙，不称‘小玛丽’和‘你’，改称‘堂娜’和‘您夫人’，那丫头连自己都糊涂了，动不动就得丑，露出本相来。”

桑丘道：“住嘴吧，你这傻瓜！过那么三年两年，什么习惯都会养成。到那时候，贵妇人的气派和架子都像配着身子定做的那么合适了。即使不合适，又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她是贵妇人，怎么样儿都行！”

泰瑞萨道：“桑丘啊，你得估量着自己的地位，别只想飞上高枝儿。记着这句老话：‘他是你街坊的儿子，给他擦擦鼻子，把他留在家里。’咱们的玛丽如果嫁了个伯爵或乡绅，人家发起脾气来就可以作践她，骂她乡下姑娘呀、庄稼汉的女儿呀、纺线丫头呀等等，这才美呢！老伴儿啊，我可死也不答应的！真是！我养大了女儿是让人家糟蹋的吗？桑丘，你只管把钱带回家，嫁女儿的事归我来。咱们这儿胡安·多丘的儿子罗贝·多丘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你我都认识，我知道他对咱们的姑娘很有意思。他家和咱们家门户相当，是很好的一门亲事。咱们的女儿可以常在眼前，父母、儿女、孙子、女婿可以在一起和和睦睦，安享上帝赏赐的福气。你千

桑丘与老婆产生了“对立”，从而使作品人物显出层次，作者把笔触深入到了社会底层，透露出了底层人民的愿望。

实际、朴素而又单纯的心愿。

万别把她嫁到王爷和大人的府第里去，到了那里，人家不会体谅她，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人。”

看来痴迷的桑丘连妻子小小的愿望都难满足了。

桑丘说：“你听我说呀，你这笨蛋！你这魔鬼的老婆！我要女儿嫁个贵人，给我生下外孙现成就是贵人，你干吗无缘无故地挡着我呀？我告诉你，泰瑞萨，我常听见长辈说，福气来了不享，福气走了别怨。现在好运正在敲咱们的大门，咱们不该关着门不理睬。‘乘着顺风，就该扯篷’。”

这部传记的译者就为桑丘这种语气和下面的一段话，怀疑这章是假造的。

堂吉诃德行侠仗义的理想，发展到桑丘那里则现实得多，为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才跟主人闯荡是他唯一的目的。

西方规矩，男人入教堂该脱帽，女人入教堂得戴帽。

桑丘的妻子虽有些安于贫穷不思进取，但却比丈夫更实际些。

桑丘接着说：“你这个蠢货！我要能闯上个总督的肥缺，咱们就从烂泥里拔出脚来了，那可多好啊！你怎么不明白呢？玛丽·桑却就可以嫁我选中的姑爷；人家就要称呼你堂娜泰瑞萨·潘沙；你坐在教堂里，身底下要铺着毯子、垫子和绸单子，城里那些乡绅夫人看了只好白着眼干瞪。要不，你就一辈子老是这个样儿吧！长不大，缩不小，仿佛壁衣上织成的人像一样！这事已经说定了；随你还有多少话，小桑却得做伯爵夫人。”

泰瑞萨答道：“老伴儿，你这番话仔细想过没有？你尽管这么说，我只怕咱们女儿做了伯爵夫人就完蛋了。随你叫她做公爵夫人也罢，公主娘娘也罢，不过我得跟你讲明，我是不愿意的，也决不答应。大哥，我向来赞成平等，没有根基，空摆架子，我看不顺眼。我受洗的时候取名泰瑞萨；我这名字干净、利索，没有添补的，没有拖带的，也没有戴上‘堂妮’、‘堂娜’的帽子。我爸爸姓卡斯卡霍。我呢，因为嫁了你，就叫泰瑞萨·潘沙；按理我是泰瑞萨·卡斯卡霍，可是‘帝王总顺从法律的心愿’。我叫这个名字顶乐意，不用人家给我安上什么‘堂’；这称号怪沉的，我承担不起。我也不爱招人议论。我如果出门打扮成伯爵夫人或总督夫人，人家就要说：‘瞧这个喂猪的婆娘好大气派！昨天还忙着纺麻线呢、上教堂望弥撒没有包头，撩起裙子来遮脑袋；今天却穿上钟形裙子，还戴着首饰，摆足架子，好像咱们都不认识她似的。’如果上帝保全着我的七官、五官、或所有的几官，我决不让人家这么说我。你呢，大哥，你做你的总督或海岛，随你称心摆架子。我凭我妈妈的性命发誓，我和

女儿决不离开家乡。‘好女人是断了腿的，她不出家门’。‘贞静的闺女，干活儿就是快乐’。你跟着你的堂吉诃德碰好运去，随我们和坏运混吧。上帝瞧我们有多好，会把运气改得多好。老实说吧，父母祖宗都没有‘堂’的称号，我就不知道这个‘堂’是谁封的。”

桑丘说：“我问你，你身上附了魔鬼吗？上帝保佑你吧，老伴儿，你把许多话乱七八糟混在一起，什么夹石夹核呀，首饰呀，老话呀，摆架子呀，和我说的有什么相干呢？你这个糊涂虫！傻瓜蛋！我就该这么叫你，因为跟你说不明白，运气来了，只顾躲避。你听我讲，假如我叫女儿从塔顶上跳下来，或者照堂娜乌尔拉咖公主的主意，出去跑码头，那么你不依我还有个道理呀。假如我一眨眼立刻给她安上个‘堂娜’和贵妇人的头衔，把她抬举起来，坐在高座儿上，头上还张着幔子，呆在阿拉伯式的起坐室里，身边的丝绒垫子比摩洛哥阿尔莫哈达斯朝代的摩尔人还多，照那样儿，你为什么偏不答应，硬要违拗我呢？”

泰瑞萨说：“老伴儿，我告诉你吧。老话说：‘掩盖你的也揭露你。’人家见了穷人不放在眼里，见了阔人就要盯着细看。假如这个阔人从前是穷的，人家就要唧唧咕咕说闲话，没完没了的耍贫嘴。街上这种人多得像成群的蜜蜂呢。”

桑丘说：“泰瑞萨，你留心听我一句话，也许你一辈子也没听说过。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上次大斋的时候，神父在村上宣讲的。我记得他说：眼前的东西，比记忆里的印象更动人，更叫人撇不开。”

桑丘这段话又使译者断言本章是假造的了，因为桑丘说得出来这样高明的话吗？他接着说：

“所以咱们看见谁穿了华丽的衣服，佣人前呼后拥，尽管记得这人贫贱时候的光景，可是不由自主地就对他毕恭毕敬了。他从前也许是穷，也许是出身不好，那是过去的事，都不实在了；只有眼前看见的才实在。命运已经把这人提拔起来——我说的都是神父的话，一字没改——如果他得意了不轻狂，对人慷慨和气，不和世袭的贵族竞争，那么，泰瑞萨，你可以拿定，人家不记他过去的卑贱，只着重他当前的为人；除非那种心怀忌妒的家伙，看见谁得意

桑丘以前曾用“上了魔鬼的当”来评价堂吉诃德，联系起来想想，你有什么体会。

这里揭露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此在”才是真实的道理，桑丘是深有体味的。